

也谈我国新时期图书馆学研究

潘 铤

(上海中医学院图书馆)

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各省、市出版的图书馆刊物有三十多种,一批以中、壮年为骨干的研究队伍正在成长,数量可观的学术论文不断出现,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正如有的同志指出的,^①图书馆学的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诸如选题偏离现实,坐而论道的文章不少,研究方法简单划一,研究人员亟须提高等。我认为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图书馆学中的各种问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會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他在1890年给布洛赫的信中说:“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如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他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③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奠定的唯物史观要求我们观察、分析一切社会历史现象时,首先要从经济基础方面找根源,同时也要从政治、思想、哲学等上层建筑方面找根源。不从经济基础方面找根源就会离开唯物主义,陷入唯心主义;看不到政治思想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会走上机械论和形而上学。唯

物史观是我们观察、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对任何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只有遵循唯物史观的原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显然,对图书馆学的研究也不能例外。

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我们已经讨论了许多现实意义很强的问题,例如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缓慢的原因问题,图书馆的性质和职能问题,分类法的“三性”问题等。应该怎样用唯物史观的原则来分析、研究我国图书馆事业落后的原因并探求前进的办法呢?我认为全面地论述我国图书馆事业落后的原因。就要遵照马克思的教导,从经济、政治、思想理论三个方面去分析、研究。

从唯物史观出发,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归根到底最后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科学文化很不发达,从图书馆主观方面看,无论从人员、经费、技术设备、藏书等方面,也不具备充分发展的条件。1949年全国解放后到1957年,在党的领导下,图书馆事业有了很快的发展,但是1957年以后,我们没有及时地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相反,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使图书馆逐步脱离了自己的正常轨道,这就是说,经济上的落后、政策上的失误和科学技术的不发达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缓慢的基本原因。

经济基础是决定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在许多情况下政治因素也起着决定的作用。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国家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解放后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政治制度根本不同了,图书馆事

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中图书馆事业濒于崩溃的境遇。而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之后,图书馆事业又迎来了一个朝气蓬勃、兴旺发达的新时期。这些历史事实,正好从正反二方面证明在一定条件下政治的决定作用。

除了经济的、政治的原因之外,最后我们还要看到思想理论上的原因,经济的落后,科学文化的不发达,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必然造成了对科学文化的轻视,更重要的是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有继承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有时是先于社会存在(更多的是落后于社会存在),看到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三中全会之后,肃清林彪、“四人帮”轻视科学文化、轻视图书馆工作的余毒仍是长期的重要的任务。

我认为,只有从经济、政治、思想理论三个方面全面地加以考察,我们才能找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缓慢的根源,也只有这样去分析,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则。如果看不到林彪、“四人帮”对图书馆事业造成的破坏,就会否认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在一定条件下对基础的决定作用,否认政治对于其他意识形态——科学、文化、图书等的决定作用。这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图书馆事业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而不同时从经济上找根源,那么我们也会重复林彪、“四人帮”“上层建筑决定论”的错误。前几年,有些人热衷于国外的先进技术,没有分析地大量介绍国外经验,似乎我们应该舍弃原有的手工操作,一下子走上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日常工作的道路,这也是违背唯物史观的。这些表现,就是《决议》中提到的粉碎“四人帮”后到三中全会前的“对经济工作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的政策”在我们图书馆界的反映。至于长期造成的轻视图书馆的思想,更是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生产关

系的不断完善,随着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兴旺以及理论上学术上的争鸣、探讨而逐步克服、纠正的。

关于图书馆的性质和社会职能问题,从已发表的文章来看,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进行讨论。有人认为图书馆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有人认为是一种生产力,我个人认为它既是上层建筑,又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即图书馆具有政治和生产二方面的属性。这方面的意见容以后有机会再作探讨。这里要指出的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来探求图书馆的性质争论可以继续深入下去。此外我以为我们还可以扩大视野,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运用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出发,研究图书资料这种精神文明的生产和服务的总过程,从而阐明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的重要作用。

按照斯大林的阐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④这里就指出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在生产目的中,既包含个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也包括社会的公共需要。物质需要当然是指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属为了维持生存、延续后代而对吃、穿、住、用等的物质生活需要,文化需要是指包括全面发展劳动者体力和智力的文化教育的需要,以及享受科学、艺术方面的需要。而后者就是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可见,社会主义图书馆的性质、任务是被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规定的,它在完成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担负重要的使命。

按照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理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马克思说:“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没有生

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

⑥恩格斯也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⑥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要使产品——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达到消费者手里,一定要经过流通的渠道。书刊资料这种精神文明的生产也一样,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决定图书资料的创作、编辑、出版,其目的不是为创作而创作,为出版而出版,而是为了满足读者的精神消费,是给读者以理论、知识和经验,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生产力。读者要取得这些产品,就一定要经过发行、流通的渠道,从创作家、编辑、出版者手里转移到消费者——读者手里。所以图书馆作为传播精神文明产品的机构,它和编辑、出版部门是一样重要的,是精神文明生产总过程中的中间环节。更需要指出的是,图书资料的传递、流通并非是物体简单的位置移动,从出版社转移到读者,而是一种加工和再创造。最初级的图书馆从书店采购进图书后,也要有起码的加工——分类、编目过程,而分类、编目,实际上是对产品——图书资料按照不同内容进行的一次综合、归纳。当然,其综合、归纳程度之高低,要看不同图书馆有所不同,规模愈大、学术性愈高的馆,它的分类、编目显然要更深一步。这就是说最初级的图书馆,读者所看到的图书资料,已经不是出版社、书店的图书资料,而是经过初步加工的成品。这是就原始资料即一次文献而言,至于二次、三次文献资料,那更是根据不同专业的需要,经过图书馆员的综合、摘要、汇编,更不是原来的图书资料了。这些事实,说明图书馆作为传播精神文明的机构,它本

身是一种再生产,不是简单的再生产,而是复杂的、高级的再生产。图书馆是精神文明再生产的机构,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机构,是教育的学校——“终身教育的学校”。只要有人类存在,它就一直存在,正如物质文明生产的机构只要有人类存在它就一直存在一样;而且随着社会愈向前发展,人类文明的愈进步,它的职能愈来愈扩大,愈来愈重要。因为人类愈往前发展,阶级斗争消灭了,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残余思想逐渐消失了,政治、法律这些具有强烈阶级性质的上层建筑将逐渐减弱和消失,强制将让位给教育,愚昧无知转变为精神文明,而科学、文化、图书等则愈加扩大其作用。列宁对此曾经有过卓越的预见,他指出:“图书馆和农村图书室,将在长时期里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主要场所和几乎是唯一的机关,在农村里尤其是这样”。⑦列宁的这段话有二点值得注意:一是列宁为什么把图书馆作为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长时期里”

“主要场所和几乎是唯一的机关”。二是列宁讲的“政治教育”包括哪些内容?我认为列宁的意思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随着精神文明的不断增长,图书馆所担负的任务将愈来愈扩大,党和国家的强制性的行政措施将愈多地让位给对群众的耐心的教育,这种教育既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又包括科学文化知识教育,概括地说就是国民教育。列宁在另一个地方指出:“纽约图书馆有步骤地要使每个居民在离自己的住宅不到3/4俄里的地方。即十分钟内就能走到的地方,都可以找到一个分馆,这些分馆就是各种机关和企业的国民教育中心。”⑧这就很清楚地说明我们不能对“政治教育”作狭隘的、字面上的理解,而应该看作是包括科学文化知识在内的全面的教育。在这里,列宁深刻揭示了图书馆作为教育机构,作为人民群众接受政治思想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教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图书馆学类系统表初析

徐人英

(福州大学图书馆)

研究分类方法无疑要涉及知识的分类问题以及分类表的形式问题,我无力就整个的分类体系结构与知识的分类问题结合起来一一研究,仅就图书馆学类系统表与其涉及的知识进行分类问题进行粗浅分析。

古代分类方法满足于某种差异,公元一世纪刘歆所编《七略》就是以学术性质的不同作为分类标准,把当时的知识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部类,体系的正、误、粗、精,正是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科学的发展水平和人们的认识水平。一百多年前,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美国人杜威,用一个000—999包括一千个类目的分类法,十分成功地满足了当时美国图书馆工作的实际需要,即数量众多而且正在发展的、藏书只有几千册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的需要。过去的年代,尚可以从感性的直观出发,或者具备一定的科学分类基础而以能满足社会需要的目的出发编制分类法,现在,分类学逐渐被公认为一门科学,变得成熟起来的时候,就不能满足“在模糊的意识

背景里彼此挨近地排列着,仅仅凭一个又字去联系”^①的方法了。一九七五年版《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就公开声明它是以“科学分类为基础”,“能包括一切知识门类和各种形式体裁”的“分类体系结构”。声明本身已提出要求,作为科学的体系理应潜在着内部各学科间的必然发展的联系,并以分类表的形式揭示出来,否则“体系结构”声称就无意义了,我努力探求必然发展的联系,未寻得,或许就目前的认识水平和科学发展水平,还不能穷尽全部学科间的联系,而在某些分支学科内部,倒确实有索求这种规律的必要性的,使分类科学成熟起来,成为真正的“分类体系结构”。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图书馆学类系统表列出的十个类目如下:

- G250 图书馆学
- G251 行政与组织
- G252 图书宣传和流通
- G253 图书采访和藏书组织
- G254 图书分类、主题与编目

育的“终身学校”的社会职能,而且这种职能是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胡耀邦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

图书馆刊物上过去发表过一些革命导师如何利用图书馆的文章,这无疑是很必要的。不足的是这些文章对图书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产生及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研究得不多,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必须下大力气开

发的课题。

附注

- (1) 见《图书馆学通讯》1982年第1期邱昶、黄昕同志的文章:《论我国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 (3) 同上第37卷,第460—461页。
- (4)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31页。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3—94页。
- (6) 同上第3卷,第322页。
- (7) 参看克鲁普斯卡娅:《列宁论图书馆工作》初版序言。
- (8)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72页。